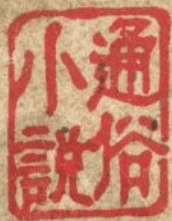


查近线順

高歌著



出版者的話

隨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，及人民公社的巩固、发展，每年都有大批的知識青年光荣地投入农业战綫。这些新型农民及农村干部，都有着对文化生活的要求。为了适应他們的需要，我們特地編輯了通俗小說，准备陸續出版。其內容主要是歌頌我省农村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人新事，以及我省人民在党的正确領導下英勇的革命斗争历史，以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思想去教育广大农民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，为兴无灭資，为推动三項偉大的革命运动服务。对这些书的編輯出版，我們力求做到通俗易懂，生动感人，为农民羣众所喜爱。

所出版的这方面的书，希望大家閱后能以讲故事的形式講給不識字、識字不多的农民听，或者以地方語照原文念給他們听，使书的內容起到

較大的宣傳教育作用。

編輯出版通俗小說，我們還缺乏經驗，因此很希望讀者讀過之後，提出意見，讓我們共同努力來提高其思想性和藝術性。

目 录

一、一封恐吓信	1
二、三个理髮师	12
三、发现了敌人	20
四、何去何从?	32
五、自新之路	45
六、恶毒的阴谋	51
七、真假难分	65
八、自投罗网	73
九、是非分明	81

一、一封恐吓信

夜已深了，一轮明月，高高悬挂在苍空，几点星星好象调皮的孩子似的直眨巴眼睛。

这是初秋的深夜。往日此刻，城市早已十分寂静，人们早已酣睡在梦乡；但是在这“一天等于二十年”的大跃进的时代里，人们日日夜夜地战斗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。

汽车的奔驰声，不断地划破这深夜的沉静；人们劳动的欢呼声，隐约地从远方传来。

在公安处的办公室里，侦察科赵科长，正和几个侦察员，在灯光下仔细地研究着一封恐吓信。

这封恐吓信是赣南日报社收到后转来的，内容十分反动，猖獗地提出：要配合蒋介石所

謂“反攻大陸”；要農民把土地“交還”給地主；要把所有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羣眾全部殺光。但是，信上沒有發信地址，也沒有發信人的姓名，只是署名為：“中國革命黨汕頭總部”。

“哼！真是異想天開，在做白日夢！”中等身材，方額角、圓眼睛的趙科長，兩條濃眉毛緊皺着，嘴角上帶着冷笑，一邊說着，一邊精神貫注地看着那封恐嚇信。

“這封恐嚇信是從哪里寄來的呢？是哪個家伙寫的呢？”幾個偵察員都在思索着，想找出一點線索來。

“我看這封信可能是蔣匪幫特務機關從汕頭髮出來的政治恐嚇信，是搞‘心理作戰’的。”偵察員王金生從來就喜歡先發表自己的意見。

“有什麼根據嗎？”趙科長追問着。

“第一，這封信上寫的‘汕頭總部’就說明它是從廣東省汕頭市寄來的。”王金生理直氣壯地在回答着趙科長的問話，“第二，從信的

内容上来看，显然是为了政治恐吓，这是蔣介石匪帮特务机关搞‘心理作战’的老伎俩。”

“还有什么根据嗎？”赵科长又追問了一句。

“沒有了。”偵察員王金生合起筆記本，表示自己的意見发表完了。

“是啊！”赵科长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。
“作为研究問題，你的意見要考虑；但是，現在可不是我們下結論的时候。我們必須全面地、客觀地去分析研究，找出足以証实問題的真凭实据。”

“对！”偵察員們異口同声地表示同意赵科长的意見。

办公室里一时轉向沉默，大家都在目不轉睛地看着那封信，都在动脑筋思考着信的内容，想从中找出点蛛絲馬迹。

“曾树茂同志，請把放大鏡拿来！”赵科长拿着那封恐吓信的信封，向着曾树茂說。

偵察員驟然地把目光都集中到赵科长手里

拿着的信封上。

赵科长从曾树茂手里接过放大鏡，伏在办公桌上，用放大鏡仔細地看着信封上的邮戳。

“啊！明白啦！”偵察員都很敏感地知道赵科长的用意。

“同志們！你們看！”赵科长观察很久，兴奋地对着偵察員們說，“这邮戳上的字是：‘江西定南，1958.8.28’”

偵察員們看着赵科长，唯有偵察員王金生的脸上有些不自在。

“同志們！敌人往往以声东击西的陈旧办法来对付我們。他們認為这样，就可以迷惑我們的視線，而逍遙法外繼續作恶。”赵科长严肃地向偵察員們表示自己的看法，“敌人認為写一封恐吓信就可以达到他們破坏的目的，但是他們想錯了；要知道，这封信就是敌人自縊的繩索，只要我們緊緊地抓住这条繩索，就可以把敌人勒死！”

“赵科长！这封信发出的地址是知道了，

但是发信人是誰呢？‘中国革命党’这个反革命組織，到底有沒有呢？”偵察員曾樹茂提出了問題。

“是啊，找到敌人，弄清有无反革命組織，这个組織有多少人，他們在搞些什么罪恶活动？这就是我們要弄清的問題，也就是我們下一步艰苦复杂的斗争。”赵科长同意了曾樹茂的意見，并作了些补充。

赵科长站起来，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水，然后，在屋子里踱来踱去，好久沒有講話，只是默默地想着。他銜着的香烟都快烧到了嘴唇还不知道。偵察員們都在凝望着他。大家都很熟悉他的一举一动，了解他此刻又在考虑問題，因而，誰也沒有打扰他。

赵科长看看手表，然后，向偵察員們說：“同志們！時間已經不早了，大家需要休息一下，下一步工作如何进行，要到定南县去，同县公安局共同研究解决。是否这样作，等明天請示处长之后再决定。”

偵察員們整理一下檔案材料，放在保密室里，就走出了辦公室。

“當…當…當…”牆上的掛鐘敲了三下，遠方傳來了一陣鷄叫聲……

第二天，他們到了定南。

在定南縣公安局局長辦公室里，趙科長和公安局劉局長、偵察股長何子明、偵察員曾樹茂、王金生幾個人交談着情況。

趙科長從皮包里拿出一本紅皮的筆記本打開來，向着劉局長說：“我從處里來的時候，處長對這個案件的偵破工作，作了這樣的指示：目前國際局勢很緊張，美、英帝國主義出兵侵略中東，使國際形勢驟趨緊張；最近，美帝國主義又指使蔣介石匪幫對我國大陸進行騷擾和軍事挑釁，這些，都嚴重威脅東南亞地區和全世界的和平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國內的反革命分子必然乘機搗亂，錯誤地認為‘時機已到’，象糞里的蛆蟲一樣，又要蠢蠢欲動了。”他輕輕地翻過一頁筆記之後又說：“處長指示：全

体公安人員必須提高警惕，随时准备給那些敢于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以严厉的打击。因此，要求能夠在很短的时间內，把这个案子偵破。”

刘局长記完筆記，放下鋼笔，說：“处长的指示很对，我們必須提高警惕，随时准备打击敌人的現行破坏活动，早日把这个案子偵破。”他那微黑的面孔，銳利的眼光显得十分威严。

“但是案件很复杂，現在我們只知道这封反动信件是从定南发出的，其他什么我們也不知道。”何子明拿着那封恐吓信，向着刘局长边說边指划着。

“是呀！从沒有发现敌人的活动，到发现敌人的活动；从知道一点情况到全部弄清案情，这就是我們作偵察工作的艰苦复杂的斗争过程。”赵科长微笑地从旁边插了一句。

“好吧！現在我們就来研究一下这封恐吓信吧！”刘局长从何子明手里要过那封信件。

“老赵，不用問，你是詳細地研究过了。”刘局长問赵科长。

“是研究过，但因時間仓促，还没有来得及認真研究。”赵科长总是这样慎重，从来不輕易下結論。

办公室里分外寂靜。几个人都是一言不发的紧张地工作着。刘局长反复地看着那封恐吓信；赵科长拿着那封黃色毛边紙制成的恐吓信的信封，从外面看到里面，又从里面看到外面；何子明伏在桌子上翻閱着档案，想从中找出点与恐吓信有关的綫索；曾树茂和王金生两个人坐在一起，翻着几本筆記本。

“曾树茂同志！有刮臉刀片嗎？給我拿一片来！”赵科长忽然站起来，用手把信封弄成一个圓筒，然后象看单筒望遠鏡似的，一只眼睛閉的紧紧的，用另一只眼睛看信封的里面。

“啊！有什么新发现嗎？”刘局长站起来走到赵科长面前問道。

“没有什么重要发现，只是信封里面有几

个字，不知道写的是什么？”

赵科长一手拿着刀片，一手把信封放在办公桌上，轻轻地用刀片把信封拨开，然后放下刀片，把信封打开，认真地看着。

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信封上。原来信封的里面用铅笔画了一个圆圈，圆圈里面写了一个“头”字；“头”字的下边写了四个“正”字和一个尚未写完只差下边一横的“正”字。

“唉！就是几个‘正’字，还是说明不了问题啊！”侦察员王金生焦急的在旁边小声地嘀咕着。

“同志！不要忽略每个细节问题，这是侦察员的本分。”刘局长一边看着一边对王金生说。

王金生嘴里虽没敢说什么，但心里还是有些纳闷：“几个‘正’字能说明什么呢？”

赵科长背着双手，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。这是他的老习惯，每当他思考问题的时候，他总是喜欢这样。

“刘局长，你们这里有流动的理发工人吗？”赵科长的两只大眼睛瞪的直直地望着刘局长，等待着他的回答。

“有是有，不过大部分都组织起来了。有些流动的，也参加了合作社，单干的是没有了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

赵科长拿着信封走到刘局长面前，指着信封上写的字对刘局长说：“你看，这几个字写得虽然不怎样好，但是都写得规规矩矩的。这说明不是什么人随便乱画的，也不是小孩写着玩的。上边这圆圈里写的‘头’字是什么意思呢？是‘木头’，还是‘镐头’呢？我记得农村一些流动的理发工人，现在还喜欢用写‘正’字的办法来代替记帐，就是剃一个头，划一笔，一个‘正’字是五划，那就是剃了五个头，这样好算帐。”赵科长稍停了一下，“这上边写的这个‘头’字很可能是‘剃头’的‘头’，四个‘正’字，还有一个只差一笔的正字，这就说明这个理发的剃了24个头。”他吸了一口香烟，思考一

下又笑眯眯地說：“当然，这还仅仅是个分析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还得用調查工作来証实。”

“很有道理。我看就順着这条綫索追查下去，也可能弄清一些問題。”

刘局长和赵科长說过之后，就向几个偵察員布置了工作：叫曾树茂去了解一下流动在县城附近的理发工人有几个，他們的政治情况怎样；王金生去查对一下笔迹，了解可有与恐吓信笔迹相似的人。

刘局长把工作布置完了以后，又对赵科长說：“你看这样做可以不？”

“我同意这样作法。只要查清这个信皮紙的来源，那我們就可以把問題弄的更清楚一些。”

“那就請你帮助把这个案子偵察清楚吧！”刘局长很客气的面对着赵科长，接着半开玩笑地說：“同志！你又得几夜睡不好觉了！”

“那里，这是我們应尽的职責！”赵科长态度十分認真地說出了这句话。

二、三个理发师

一晃两天的时光过去了。各方面的調查工作进行得都十分紧张。偵察員們都在废寝忘食的紧张地工作着。

赵科长从偵察員曾树茂的汇报中得知：流动在县城附近的理发工人有三个人：一个是理发的老师傅黄福财，年近五十，世居定南，为人老誠，自幼学会理发。他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是农民，参加人民公社从事农业生产；二儿子应征入伍在边防当解放军；另外一个理发的名叫罗财源，三十一岁，富农成份，解放前当过小販，解放后从事理发工作；第三个理发的名叫李风鳴，二十八岁，貧农成份，十八岁学理发，二十岁出师，至今已經从事理发工作将近九年了，为人很本分，沒发现有什么不好的表現。

“这三个人再沒有什么问题嗎？”赵科长

听完曾树茂的汇报之后，想了好久，又問了一句。

“他們的情况就是这些，我訪問了許多羣众，他們都这样說；不过，为了弄清記帳紙的情况，我亲自到三个理发的家里去了一趟，他們的記帳簿子我都看过了……。”

“公开检查的嗎？”赵科长沒等曾树茂說完就插問了一句。

“当然不会那样做。我是在黃福財那里洗头；在罗財源那里刮的脸；后来我又到李凤鳴那里理个发。”曾树茂說完自己也笑了，他那胖胖的圓脸挤出几道笑紋，两只大眼睛弯弯的合成了两条黑縫。

“啊，这叫作‘流水作业法’呀！”赵科长很滿意的和曾树茂开了个玩笑。他內心里很了解自己的助手，知道他是个很能干的偵察員，九年多的共同战斗生活中証实了自己的助手是一个机警灵活的人。

“証实了什么問題嗎？”